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儿子出门时还是活蹦乱跳的，一周后回家，却成了一个冰冷的黑盒子。小舅不言不语，不哭不笑，像梦游的鬼魂绕着盒子飘。后来看丧事录像，我见他浑身绷紧，如竹竿独立，两眼却如铁镐，想把儿子从电视上挖出来。当火化的红光轰的一声亮起来，他彻底绝望了，噙满眼眶的泪水无声流下来，像两条晶亮的河，但没有一丝呻吟。

晚上，小舅把大儿子，还有女婿、侄子、外甥叫到房间，关上门，极有条理地吩咐丧事安排，又对大儿子说，我已经死了，在，也等于不在，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。说完，一声长叹，像一床浇湿的棉絮。

小舅自二十岁做村干，在杂姓林立、矛盾激烈的金洲，向来以谦和、慎言、有主见著称，是所谓的停当人。停当就是当行则行，当止则止。小舅勤劳，庄稼种得也是最好的，他订有《农民日报》和《安庆报》，怎么下种，怎么施肥，怎么打农药，他都从报上看。遗憾的是，生育的二子二女中，前三人或

夜里做了个悲伤的梦，醒来全忘了，只余莫名的感伤。窗外乌鸦在叫，雨正在下个不停。几个月以来的第一场雨赶在惊蛰前落了下来，春天总算有了要来的迹象。

然而屋顶街角的雪还未融尽，暗色的积雪上落满了灰尘，雪堆上有融化时留下的如磨砂玻璃般模糊的小孔。树木们依旧赤裸，但它们整个冬天里灰色的枝条渐渐有了变化，不像冬天那么萧索而有了点明亮的光泽。

雨淅淅沥沥地下了大半天，我想起曾经的那些雨水。

白居易写过“夜雨灯火深”的句子，于是我无端就喜欢落雨的夜晚，以致落雨的夜晚，总不忍早去睡，但终究还是“睡美雨声中”了。

夜晚的雨适合听、适合想、适合眠去。而白天的雨，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

清明节前后，长江北岸，连绵不断的雨就落了下来，白天、夜晚，黄昏、清晨，所有的雨都落在窗前、落在后院的竹林中、落在长江里慢性的沙船上。船中汽笛低鸣，声音透过重重的雨帘送到遥远的地方。油菜花在水中闪光，世界是明亮的灰色。

在上海，大暴雨啪嗒啪嗒地打着

祭祀世俗之人的祠堂，在我国所在皆有。除了宗法性的祠堂之外，还有一种是纪念性的，任何一位于国于民有所贡献的人，大抵都会被立祠祭祀，且往往成为当地的一种名胜，是生动的乡土历史教材。由于所祭祀之人大多功绩卓著，生前身后俱有许多话要说，所以祠堂中楹联必不可少，久而久之就成为传统联语的一大宗。

不少祠堂楹联由于切人切地，不可移易，令人过目难忘。如“天意起斯文，不是一封书，安得先生到此；人心归正道，只须八个月，至今百世师之”，就非用于潮州韩文公祠不可。遥想当年，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愈被贬潮州，于当地百姓而言却是一件幸事。“辟佛累千言，雪冷蓝关，从此儒风开海嶠；到官才八月，潮平鳄渚，于今香火遍瀛洲。”从潮州韩文公祠众多名联中的这副，即可略窥一斑。

那是元和十四年，风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的释迦文佛指骨开示，唐宪宗派使者往迎佛骨入禁中，王公庶民或解衣散钱，或焚顶烧指，形成一股强大的佞佛热潮。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，“欲为圣朝除弊事”，违异流俗，毅然写了《论佛骨表》，上奏宪宗，竭力谏

执念

因善良，或因稀松，成家后的日子都艰难，这对心气高的小舅来说，脸上有点搁不住。小儿子黑毛酷似小舅，他实际上是把希望压在这里，如今没有了，小舅的山也就倒了。

但死了一回的小舅还必须活着，因为孙子还在家上学。他像一头瘦弱的老牛，没日没夜地干活，累得吐饭，吐完再干，干着再吐。他的身子风能吹倒，但心却像坚硬的铁锹，要从土地里刨出钱来，把孙子培养成人。

孙子王浩终于如小舅所愿，考上一所医科大学。在那孩子的眼里，爷爷是天，是菩萨，也是父亲。他拼命地读书，觉得不这样，就不配做小舅的孙子。后来他到上海工作，结婚成家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。

有一年，那时王浩已经工作，听说

雨落时

天花板，老旧的出租房里四处渗水，水渍从墙角往下蔓延，天花板上渗出大颗大颗的雨珠，干净透明，如一颗颗明亮的珍珠，攒久了，它们就落下来，落在地板、衣柜、小桌子上，落在被子上、枕头边，甚至落在你的正在睁着的眼睛里。屋子里是梅雨季的霉味儿，空气里潮湿、黏稠，屋外大雨还在落，水井将满。不远处人家后院丝瓜架中一片水声，经过植物的“过滤”，雨水声音更加脆且悦耳，仿佛经过了植物，雨水改变了暴虐的情绪。

几年前，在芜湖念书时，每逢雨天，去新建成的图书馆靠窗坐下，看窗外的水塘，木栈，新栽的荷，池边幼小花树、垂柳，偶尔小径上有人撑伞而过，在蒙蒙的雾气笼罩着整个校园的时刻，绿意在水中荡漾，而池水潋潋，我才觉得江南是美的，那美，正好应了芜湖这两个词：水草丰美、波光潋潋。

周作人曾言：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

奶奶摔断了腿，想也不想，就连夜上千里往家赶。当奶奶便秘，他拿手去揉，去抠，是天使，又是孝子。小舅开心，跟我妈说王浩比星星聪明。我妈跟我说，舅舅怎么这样说我的孙女呢？我凄凉地说，王浩是舅舅活着的最大理由。

我初中推荐上高中，是小舅作为村干保底的。我备战高考，他到区里开会，给了我十块钱，那是我平生接到的最大的钱。我上大学，小舅给我做了一套的确良衣服，到夏天我白天穿，晚上洗，第二天接着穿。我每次去看小舅，他要把一家人包括侄子、女婿和外甥们喊过来，请专人做饭。我大弟学木匠，妹妹学裁缝，都是小舅联系谈定的。小舅曾经说，你们都是我的下人，我一般看待。他是这么做的。

先父去世前一月，有一次跟我说，舅舅讲我跟他一辈子没红过脸，我认为这话很准确。先父从不夸人，能说这样的话，就是最高的褒奖了。我必须记着。

的尘梦。”

不知为何，我偏偏觉得这“可抵十年尘梦”的喝茶，应是在雨天，雨天瓦屋纸窗之下，陶瓷茶具素雅，二三友人或轻谈或各自安静，而纸窗外的雨若有若无地落，时而紧，时而懒散；他们的窗外还应该有所谓湖泊，雨水落进湖水，像久别的人回到了故乡；或者如张岱看雪的湖心亭，雨从檐上坠落，烟波水面，四顾茫然……果真如此，可抵多少年尘梦？

在伊犁这几年，每个冬天有绵绵无尽的雪，实在满足了我爱雪的心，唯一可惜的是无论何时都没有连绵的雨，甚至连下一整天的雨也几乎都没有，也没有长久的阴天。时常是一阵风来，一片云至，一场雨至。若路过山中，晴朗朗的天，忽地就飘来了乌云，然后就洒落了雨，翻过这座山头，那边又是艳阳高照了。有时候，太阳正好的时候，也下雨，角度碰巧，会看到雨水中的彩虹。去年夏天我在昭苏，每一场雨后几乎都有彩虹、双虹，雨后即晴，彩虹绚丽，十分美好。即使没有彩虹，远山脚下也是云雾缭绕，让人觉得似乎那里就是仙境。

这大约是从前没有想到的美好。

投入水中，并撰写祭文一篇，在恶溪畔与鳄鱼“对话”，晓以利害。篇中十提“刺史”，五提“天子”，试图以言辞加以虚声恫吓。“今与鳄鱼约：尽三日，其率丑类南徙于海，以避天子之命吏。三日不能，至五日；五日不能，至七日；七日不能，是终不肯徙也……刺史则选材技吏民，操强弓毒矢，以与鳄鱼从事，必尽杀乃止。其无悔！”据说“咒之夕，有暴风雷起于湫中。数日，湫水尽涸”，鳄鱼乃“徙于旧湫西六十里，自始潮人无鳄鱼患”。恶溪因此易名为韩江。

有点阅历的人大多懂得，古往今来，但凡能称之为“鳄鱼”者，无不视法令如虚文。唐朝的鳄鱼自然也不例外，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点。譬如北宋初年，潮州就曾发生过鳄鱼侵袭吞食在江边洗涤的老妪及儿童之事。直至明初，韩江还可见鳄鱼。那时潮人已懂得用矿灰药鳄，“令渔舟五百只，各载矿灰，击鼓为令，闻鼓声，渔人齐覆其舟，奔窜逃避。少顷，如山崩，奋战至暮，寂然无声，鳄鱼种类皆死于海滨。”至于后来韩江鳄鱼绝迹，当是由于沧海桑田之故，整个生态环境变了，鳄鱼再也没有了藏污纳垢的立足之地，舍销声匿迹外别无他途。

◇寻常巷陌 西洲专栏



西洲，本名张芹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29期学员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湖南文学》《芳草》《雨花》《山花》《朔方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你好，旧时光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平地波澜》。

◇同侪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

驱鳄

劝。韩愈在表中劈头便说佛是夷狄之物，佛入中国之前，从三皇五帝到殷周诸帝都长命百岁，无佛可事却福寿双全。“汉明帝时始有佛法，明帝在位才十八年。其后乱亡相继，运祚不长。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元魏以下，事佛渐谨，年代尤促。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前后三舍身施佛……后为侯景所逼，饿死台城，国亦寻灭。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祸。”宪宗看罢大怒，要杀韩愈，幸有崔群、裴度等大臣力谏，这才贬韩愈为潮州刺史。宪宗作为“天子”，最忌讳韩愈借古讽今，影射他“天促”。他曾气急败坏地说：“韩愈说我奉佛太过，我还能容忍他。至于说东汉奉佛之后，历代帝王都因此短命，就实在太无礼了！韩愈是人臣，竟敢如此狂妄，当然罪在不赦。”但宪宗奉佛终究未得福报，就在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不久，他即死于宦官之手。

韩愈在潮州共谪居七个月。史载潮州“郡西湫水有鳄鱼”，“食民畜产将尽”。身为刺史，韩愈命人以一羊一猪